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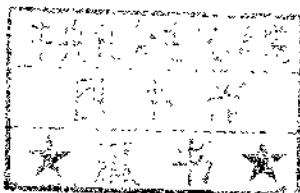
西藏の里行

——吉川源蔵著古事記開拓

070358

西藏万里行

——首都赴藏记者团见闻录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礼 露
封面设计 江燕虹

西藏万里行

——首都赴藏记者团见闻录

民族出版社出版 西藏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4 1/2 字数：110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统一书号：10049 · 25 定价：0.85元

ISBN 7 — 105 — 00213 — 1 / 1 · 57

目 录

崛起吧，地球第三极.....	李雅平 许 群	(1)
	孙亚明	
莽龙出世斩昆仑		
——来自青藏公路改建工程的报告	孙亚明	(15)
多种能源的利用.....	齐卉之	(25)
科学种田和养畜.....	齐卉之	(28)
西藏重商.....	夏泰宁	(31)
神奇的藏医药学.....	齐卉之 夏泰宁	(34)
在西藏文艺百花园里.....	孙 勇 曲志红	(38)
世界屋脊上的外国旅游者.....	曲志红 孙 勇	(41)
藏族开拓者们.....	张曙红	(43)
向心力		
——访西藏上层爱国人士.....	葛象贤	(48)
新一代西藏的主人		
——访西藏大学校长次旺俊美	尤宇文	(54)
到普通藏族农牧民家作客.....	齐卉之	(60)
高原梦寻.....	翟向东 孙亚明	(65)
拍摄泥石流的年轻人.....	孙 勇	(70)
身做基石奠高原		
——记援藏工程队木工班长杜章德	张曙红	(72)
永不消逝的浪花		
——记援藏英雄庄盛春	张曙红	(76)

安全员老姜头轶事	张曙光	(81)
汉藏兄弟重修旧好	夏泰宁	(84)
自由健康的宗教生活	葛象贤	(86)
玛尼堆、磕长头、转经	尤宇文	(91)
大佛瞻仰节	李春生 尤宇文	(95)
正在修复的甘丹寺	苏 宁	(97)
释迦牟尼像搬迁记	于力杰	(99)
访女活佛	齐卉之	(101)
从藏王墓到天葬台	孙 勇	(103)
雍布拉岗	吕小中	(105)
里程碑式的变化	葛象贤	(107)
走上富裕之路的农牧民	夏泰宁	(113)
嘎巴桑布到来了		
——走访香嘎村		
喇嘛圣路八角街	孙亚明 李春生	(116) (118)
“尼马”回来了	杨祝夫	(121)
假日逛“林卡”	孙 勇 曲志红	(123)
当代藏族青年婚姻一瞥	孙 勇 曲志红	(125)
在拉萨吃鱼	孙 勇 曲志红	(127)
第三个进甜茶馆的藏族妇女	孙 勇 曲志红	(129)
泽当的房子	孙 勇	(131)
现代之光照耀“日光城”	孙亚明	(133)
拉萨孩子戴手表	曲志红 孙 勇	(135)
在路灯下	曲志红 孙 勇	(137)
西藏土陶之乡	吕小中	(139)
抢救《格萨尔王传》	曲志红 孙 勇	(141)

李雅平 许群 孙亚明

崛起吧，地球第三极！

—写在四十三项援藏工程工地

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被人们称为“地球第三极”，她沉睡了千百万年。今天，这块伴随着喜马拉雅山一起隆起的土地正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悄悄地崛起。

“第二次浪潮”

在举世仰视的“世界屋脊宫殿”布达拉宫主殿内，一幅巨大的彩色壁画为我们展现了西藏建筑历史的绚丽画卷：

公元643年，卧塘措（拉萨所在地的古称），这片荒草萋萋的萧条之地沸腾了。统一西藏的藏王松赞干布从长安迎娶了唐太宗宗室女文成公主。这位聪慧的公主和她带来的“百工”，与藏族同胞一起，掀起了西藏高原历史上第一次建设浪潮。

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拉萨，以她的奇姿异彩出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

星转斗移，时间推进到公元1984年，一个新的大建设浪潮，铺天盖地而来。全国九省市的万人建设大军云集高原，以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效率，魔术般地崛起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这里有可接待国宾的第一流的饭店；有可容纳世界上任何一

一个艺术团体演出的高级剧院；有用现代电子设备控制的多功能体育馆；有可通过卫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学术机构进行联系和交流的电视教学大楼。其中有些建筑和装饰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艺术风格，使许多挑剔的行家里手也赞叹不已。

这些新的建筑群与气势宏伟的古典建筑互为辉映，浑然一体，雄峻的高原，显得更加瑰丽，更加生机勃勃。

如果说博学多才的文成公主辅佐松赞干布，在卧塘措奠下第一块基石，创造了拉萨这座“人间天堂”的话，那么今天，这场更为猛烈、雄伟的建筑浪潮，将以现代化的方式，把这座“天堂”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

历史在这里延续，展开了新的画卷……

“西藏效率”

奇迹，在这里出现。

1984年，罗布林卡北侧的沼泽地传出挖土机的隆隆声，它盖过了庙宇的晨钟暮鼓，向古城宣告：一件伟大的事业从这里开始了。

林廓路（古老的转经之路）上手摇转经轮的人们在此驻步，他们瞪大眼睛看着一幅颇为壮观的场面：数千名汉族工人泡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挥锹镐，填土石，挖淤泥，那一顶顶白色安全帽就象一颗颗浮在水面上的珍珠。手摇转经轮的人们不觉哂笑起来，就凭这样能盖起布达拉宫那样雄伟的高楼？

仅仅一年，沼泽地不见了，出现在转经者面前的，是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大厦和江南庭院式的建筑群。人们惊异地加快了经轮旋转的节奏：啊，好快的效率，简直是个奇迹。

在这块土地上，而今到处出现不可思议的效率。请看：

1984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九省市援助西藏建设43个

重点工程项目的红头文件。

文件发布的第四天，九省市分别组成了由首脑人物亲自挂帅的援藏领导小组，组织起第一流的设计和建筑大军。

半个月后，各路勘测设计人员竞相入藏，边勘测，边设计。同时，千军万马驰越崇山峻岭，齐集高原。

仅仅过去了一年半，就有三十七项工程如期或提前竣工。

号称“中国建筑铁军”的江苏南通建筑公司，只用一百天，拿下了拉萨饭店主体工程，最快时，五天盖起一层楼。他们在一年零一个月里，就把三万七千多平方米的高级宾馆奉献给了西藏人民。

与拉萨饭店仅仅一街之隔，是天津承建的拉萨剧院。这座剧院曾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呵！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说过：在以“歌舞海洋”著称的西藏，没有一座现代化的高级剧院不行。许多有志之士遵循周总理嘱托，凭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进行了这座艺术宫殿的构思。从1975年到1984年，整整十年，才磨出了这个剧院的设计方案。

时间无情地推移到1984年7月。旁边的拉萨饭店已拔地而起，而剧院场址才刚刚选定，离“交出钥匙”只剩一年。这是一座面积为八千多平方米，拥有各种现代化设施的大剧院呵！指挥过“引滦工程”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挑起眉毛，奋起当年引滦济津的雄风，重新遣兵点将……真是命令如山倒。143名设计界的精兵良将被集中起来，大三伏天，埋头苦干，二十多个日日夜夜，200多张浸透汗水的设计图纸奇迹般地绘制出来。

拉萨的工地也在沸腾。工人们接到图纸，立即破土动工，不愧是“引滦”的英雄。有的人带着氧气袋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只用了一百天，主体工程就结顶断水。二百三十二天后，一座被誉为西藏“人民大会堂”的大剧院，丰碑般地屹立在高原。

多么令人自豪的效率！

一向以年、月计算时间的西藏，而今必须用天、小时来衡量。来自东海之滨的浙江援藏工程人员，三天时间就设计出具有现代化多功能特点的西藏体育馆建筑方案；六天时间，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不到一个月，拿出了全套施工方案。而在内地时，同样的工作量需要十一个月！

方案送上去审批，过去需要六个月，而体育馆的设计方案从浙江援藏工程指挥部转到西藏四十三项工程指挥部，再转到自治区人大、政府和党委，接受审批的“公文旅行”，只用了六天！当方案转到党委和政府时，正在开党委扩大会议，图纸一直送到主席台上。会议一结束，全体常委和政府负责人就在主席台上拍板通过了这个方案。

这就是“西藏效率”！

英雄的建设大军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出高效率。这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创造的效率呀！要知道这里的氧气比内地少三分之一以上，而海拔达三、四千米！要适应这个环境需要一个过程。

设计人员趴在病床上绘制图纸；运输工人用孱弱的肩膀把重吨位卡车推出唐古拉山冰冷的陷泥！工程经理也曾揣着氧气袋在现场指挥；在这里，每一份劳动都要比内地多付出几倍的努力！

中国的一位权威人士评价四十三项工程说：“在西藏建设一幢现代化大厦，其困难程度和意义都远远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地方”。

“金牌精神”

四十三个硬碰硬的工程项目摆在这里。

四十三路响当当的建设大军拉开阵势。

高原逐鹿，鹿死谁手？

“不干就算了，要干当然得干出个样儿来”。

“既然上了高原，就没打算窝窝囊囊地回去”。

“我们就是冲着‘第一’来的！”

采访时，几乎每一家指挥部的指挥们都是这个口气。

号称“铁军”的江苏施工队伍，在自己的施工现场堂堂皇皇地挂出了一米见方的大字标语：“发扬铁军精神，创造高原奇迹，确保省级样板，争夺国家金牌！”

在我们对面施工的天津工程人员憋了一肚子气，他们没挂标语，却在誓师大会上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口号：“学江苏，赶浙江，争第一！”

担负拉萨电教馆工程的是一群嘴上无毛的浙江青年，他们自称是“无名小卒”，却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学习兄弟省市优点长处，发挥自己优势，不夺第一，誓不罢休”的口号。人们轻视了这些毛头小伙子的能力、毅力、意志和精神——他们竟然夺走了两块金牌：第一个主体工程结顶；第一个以全优质量交出“金钥匙”。

去年8月28日深夜，正当电教馆大楼结顶浇注时，突然停电了。搅拌机停止了轰鸣，升降机悬在了半空，工地上一片漆黑，还有25平方米的楼顶没有浇注，如果等到天亮，势必影响接合处的质量。

素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的施工经理来连毛急了，抓起电话，苦苦哀求供电部门：“哪怕给我十五分钟也行。”“不行，电网已超负荷运行，只能等到明天。”“明天？混凝土要凝结在搅拌机里，楼顶接合部会出现裂缝。”“没办法。”“啪”，对方的电话挂上了。

经理眼红了，他冲出办公室，“跟我上！”

这位号称“拼命三郎”的共产党员，60天里，他加了50个夜班，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现在他义无返顾地冲上了脚手架。

“咔嘶”、“咔嘶”，来连毛撕开了自己的大衣。“嗞”、

“嗞”、“嗞”……十几个小伙子把大衣撕开了，棉絮掏出来，布条拧成了火把，浸上汽油，熊熊燃烧起来。高原的夜，清冷、宁静，一条火龙，一片沸腾，搅拌机里的水泥被用手硬抠出来了；升降机指望不上，十几个小伙子盘在脚手架上，一桶一桶的混凝土传上了楼顶……

四十分钟，四十名青年工人，在四十三项工程中，夺得了主体工程结顶的第一名。

这是意志的拼搏，这是毅力的竞赛，这是精神的白刃战。

1985年2月19日，除夕之夜。万家灯火，万家团聚，万家欢笑。而西子湖畔，浙江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里，70多位干部工人正连夜为运往西藏的建筑材料打箱包装。翌日，大年初一，他们又起大早赶到火车站，把这些包装箱装上西去的列车。

就是这个建筑公司，在承担了援藏工程的同时，正在组织力量出国施工。出国，拿双份工资；可带回“八大件”。而西藏，高寒缺氧，生活艰难，空手走路都直喘粗气，甚至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来了，无怨言地来了，把汗水、心血、乃至生命都献给了西藏。

他们图什么呢？用他们的话说，“就图个全国第一，图兄弟民族与祖国一起腾飞”。

这种争第一、创金牌的精神，已经溶入建设者的心里。

福建工地一位工人的妻子给丈夫来信说：“我不图你多拿奖金，你给我捧个大红花回来”。

西藏体育馆工地的一位青年工人，过去是出名的“刺头”，在援藏中立了功，他的妻子在报上看到他的事迹，噙着眼泪给他写信：“看到你变了，我的心情比进洞房那天还激动。”她表示，要与丈夫比翼齐飞。年底她也成了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一位在青藏线上为工程跑运输的普通战士，宁可饿着肚子，也不吃自己车上运载的食品，被物资部门称为信得过的，可以免

检的运输兵。在紧张的运输中，他积劳成疾。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没有提出别的要求，唯一的心愿是：给我一块援藏的奖章。

.....

当我们满怀敬意、饱含热泪采写这些普普通通的英雄、平平凡凡的勇士们时，我们也是满心负疚、深怀歉意。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把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全部展现给亲爱的读者们。值得欣慰的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伍精华同志已发出指示，要为所有支援西藏的同志立一光荣名册，把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写在西藏的发展史上，传至千秋万代！

“钥匙工程”

这是一个新名词。一个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之间无私援助的新名词。

“钥匙工程”，这一概念的内涵是：这些工程从设计、施工、安装到室内全套设备用具，包括学校教室里的粉笔、教鞭、黑板擦；宾馆饭店里的餐具、餐巾、废纸篓；工厂里的工具、螺丝钉等等，等等；还有使用人员的培训，全部由承建单位包干。工程完工后，乙方只要交给甲方一把匙钥，甲方便可投入使用。这在兄弟民族援藏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一切陈腐的观念冲决了，一切束缚手脚的框框打破了，一切比预料的都好。

理论的常规打破了。

“警察制度”——人人是警察，质量的警察，速度的警察，效率的警察。人与人之间，班组与班组之间，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之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监督，互相促进；谁延误工期，谁影响质量，谁就被视为“一只苍蝇”。好一个“警察制度”！

——这是天津工地的发明。

“拿破仑建筑法”——这是福建工程指挥部的首创。福建惠安县是个著名的石雕之乡。如今，能工巧匠云集高原，准备用花岗岩雕一座现代化高级宾馆——西藏宾馆。砌主体工程前，他们的指挥长跳到一大堆花岗岩石块上，发表了如下演说：

“这项工程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硬任务，这个硬仗只能打赢不能打输。我是工程的负责人，所谓负责人，就是说，你们向我负责，我向西藏人民负责！”

好大胆的言论！好“荒谬”的理论！但他却理直气壮地推行起来。当记者表示担忧时，他笑嘻嘻地搬出了拿破仑，颇为自得地把自己的一套命名为“拿破仑建筑法”。

还有什么“工头监督制”，“情感教育”之类……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与系统工程，目标管理，网络技术，滚动计划等现代科学管理手段一起徜徉在这块土地上。

制度的常规打破了。

重奖重罚。鞭打慢牛。有过必究，有功必赏。

政治上破格了，该提的提，该撤的撤。西藏物资局的一位共产党被派去负责青藏线上的运输，他从来没有担负过如此重大的责任，有点胆怯。他的上级对他说：“你去不去？不去，我罢你的官、撤你的职！”逼上梁山，背水一战。他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工程完成后，被提升为处长。

经济上也破格了，论功行赏，成百上千。有人眼红了，有人瞠目了。然而，这种破格换来的却是建设的高质量、高效率。在这里，一人起码要顶两个用，一年要干三年的活。

生理上的常规打破了。

在此之前，有谁曾听说揣着氧气袋干活的？有谁曾看到挂着盐水瓶工作的？但在这块土地上，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西藏体育馆工地上的木工杜章德，高烧发到快四十度了，还

硬挺在18米高的混凝土柱顶埋设预构件。同志们劝他下来，他回答：“我是技术班长，这里离不开我”。最后，这位老工人把忠骨埋在了这块土地上。

质量的常规被打破了。

“西藏嘛，凑合凑合就行了。”门窗露缝，墙皮脱落，天顶凸凹，地面坎坷的建筑物的确不少，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然而，在四十三项工程已验收的部分项目验收单上，都打上了合格率百分之百的字样，高达9层的拉萨饭店，从顶至地的垂直误差差不到8毫米；科教楼的平面粉刷，凹凸度不过2毫米。

在体育馆工地上，冬休时，留守的同志为了减轻来年装修的压力，主动进行了比赛大厅平顶的装修。由于缺少高原冬季装修经验，平顶的一部分变形了，但并非不能掩饰。3月，装修队伍进来后，一检查，不行！全部返工！

返工，是一切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者最忌讳的，它意味着前功尽弃，意味着脸面扫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人们嘀咕着。可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思想通也得返工，不通也得返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否则，对西藏人民负责，让浙江人民放心，就是一句空话。

返工了，损失近10万元，还硬是罚了冬休留守的工程师和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奖金。

当工程完工后，两大捆工程资料移交给自治区方面的接收人员时，接收者说：“你们浙江的工程无懈可击，我们信得过。”

其实，浙江自己已检验过了，测试的两万多点，全部合格。

“钥匙工程”就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它体现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兄弟民族之间的手足之情，体现了兄弟民族之间的无私支持和援助。

“Z”型协作

系统论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系统都只能在更大一级系统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一切想独立地、孤立于大系统之外谋求发展的想法，都无异于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痴人说梦。

四十三项工程全面铺开了。喜悦兴奋者有之，担惊受怕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海拔3700米以上的高原，2000多公里长的高原运输线，300多天的限期，对于过去连铁钉也要靠进口的西藏，的确不啻天方夜谭的神话。

交通、运输、材料、机械，令人头痛的难题接踵而来。

四十三项工程一位农奴出身的副总指挥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了。

过去，他从未被困难吓倒过，他曾领导千军万马大战年楚河，兴修农田水利，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毕竟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现在，他面临的是一大批现代化建设工程！工程刚一开始，他眼睛就熬红了，嗓子也沙哑了。

如今，这位副总指挥的眉结舒展开了，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时时迸发出来。他说，没想到的事儿太多了。

——没想到国家物资总局把西藏需要的建材列为“天字第一号”供应任务，甚至不惜从国家重点工程的葛州坝工程中抽调物资出来给西藏；

——没想到铁道部把援藏工程指挥部的红印当作“万能通行证”，为一切援藏物资大开绿灯，优先放行；

——没想到全国有十四个省市、三十个单位，派出5000辆汽车，参加援藏运输会战；

——没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动员了九个运输团，甚至从中越边境抽调出部队参加援藏建设；

——更没想到，不仅四十三项工程建设物资充分满足了需要，而且全自治区工、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市场供应的需要也充分得到了保证与促进……

这位指挥员无限感慨地说：这才真正明白，西藏的建设不是自己一家的事儿，西藏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

在西藏体育馆工地，我们听说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故事：

位于拉萨北郊的西藏体育馆，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多功能的体育设施，面积8000多平方米，采用波型柔性钢丝大平顶，这个平顶需要56.46米长的钢屋架支撑。

特型钢材！西藏无货！杭州无货！浙江无货！

告急！十万火急！

浙江省援藏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向全国发出求援信息。

感人的事情发生了——

全国十几家电台、电视台、报社，破例免费为他们发求援广告；

一位物资局长亲自开着小车兜转，到所管辖的建筑工地去挖库存，只要找到对号钢材，即便工程已上马，也命令“调剂”出来，支援西藏；

上海、沈阳、鞍山、武汉等六个省市，无私地提供出了这批特种钢材。当去年6月11日在沈阳筹集到最后一批700毫米主构件钢材时，离发出求援信息仅仅十天。

沈阳铁路局优先放行，300多吨钢材从东北发车，一路绿灯，一路顺风，6月17日，全部运抵江南名城杭州。

杭州，正值酷暑时节。在电焊弧的烤炙下，浙江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的工人挥汗18个昼夜，提前完成各种规格钢材的备料和制作。当56米长的钢屋架组装好后，由于工厂场地小无法运出厂

门。相邻的杭州起重机械厂推倒了两厂之间的高墙，让钢屋架假道他们的地盘运出厂门。而此时，两家工厂门前恰好在铺设沥青道路；工程单位为了方便钢屋架出门，又无偿停工十几天……

故事还没完，故事正被推向高潮——

上海铁路局得知这是援藏急需物资，必须在9月1日前运抵拉萨组装起吊后，立即进行周密计算，腾出车皮统统拨给钢屋架的运输。翻山越岭几千公里，7月底，这批庞然大物运到了西北新城格尔木。

这里，是全国支援西藏的前哨阵地，成千上万吨物资堆积在这个弹丸小城。西藏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吴昌期一听到钢屋架运抵格尔木，立刻急如星火地飞抵格城，现场指挥装运。连续四、五个昼夜未睡成一个安稳觉。有人劝他睡一觉休息休息，这位一向文质彬彬的工程师红着眼睛呵斥道：“这是什么时候了？我没病，睡什么觉！”

当钢屋架全部运走后，他倒下了，被送进了医院。

1984年8月12日，由拉萨市运输公司汽车五队31名藏汉工人驾驶的19辆特种车平稳地驶进拉萨，三百多吨钢屋架完好无损地到达了目的地。

从东北，到江南，又从江南到西北，再从西北折向大西南边陲的西藏，这三百吨特种钢材，途经十几省，纵横上万公里，正好走过了一个大大的“Z”型路线。西藏体育工程的指挥员形象地称之为“Z”型协作。

哦，“Z”型协作，“Z”型协作……这样的协作何止三件五件！——

空军和民航为输送援藏人员和物资，加班人次达二万之多；

中央军委动员上万人次，输送了三万多吨物资；

交通部连派三个工作组，检查青藏公路，确保运输畅通；

新、青、川、甘、陕、京、津、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